

# 地铁里的读书人

崔海波

宁波地铁三号线开通以后，我每天乘地铁上下班。

我出门习惯于带个kindle阅读器，轻巧便携，等车等人、排队候场的时候读几页，不至于感到郁闷烦躁。某日，我在地铁车厢里坐下，习惯性地从包里拿出kindle时，发现对面座位上的一个年轻人正低头看书，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。在他翻页的时候，我发现书名是《货币战争》。这本书我也想看，但好多次只看了开头几页就放弃了。这会儿想跟他交流几句，又感觉有点突兀，正在踌躇之际，他到站了，合上书，随着人群下车。

之后，我每次去乘地铁，都会有意识地环顾车厢，看看有没有人在读书。从家到单位的路并不远，在车厢里的时间也就二十分钟左右。

右。乘地铁通勤的以年轻人居多，最常见的风景是低头刷手机。他们穿着时尚新潮的衣衫，背个斜挎包或者双肩包，追剧打怪看新闻。当然，手机阅读也是阅读，大家置身于拥挤的人潮，沉浸在虚拟的世界，人人都是孤独星球。某日一早，正是上班高峰时间，车厢里人挤人，我发现一个小男孩靠着过道中间的柱子，正聚精会神地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看得津津有味，列车启动与停靠，他的身子会随着惯性小幅度前倾后仰，但他有很好的定力，一点也不受影响，上车下车挤来挤去的过客也丝毫不干扰他的阅读。我见他看的书是《三国两晋》，看来这个小男孩痴迷历史。我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，很多人感叹小男孩的好学精神，认为在地铁上看书的人很少见了。

是的，跟庞大的手机族相比，地铁里的读书人绝对是少数，我确定用手机记录这个小小的群体。

某日下班比较晚，地铁车厢很空。我在进门处的椅子上坐下，发现边上是一对母子，小孩子大概五六岁吧，他们在读绘本。母亲一字一句慢慢地读，声情并茂，吐字清晰，普通话也标准，小男孩专注地看着书中的图文，全身心融入故事中去了。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景，我很想拍下来，可是我跟他们靠得太近了，拍照肯定会打扰这美妙的亲子阅读时光，于是只好忍着。直到我下车时，他们还在那里兴致盎然地读着。出站后，我心里略略有点遗憾，但一会儿也就释然了。

某日，车厢很挤，站着的人几乎贴着身子，我发现边上一个女士靠着车门在看爱尔兰作家爱玛·多

诺雷的小说《房间》。这本书我前段时间已经下载到kindle里了，还没来得及看，于是问她：“这本小说好看吗？”她转过头来，说了句“很好的”，继续低头看书。几秒钟后，她又抬起头来对我说，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还获得过奥斯卡奖，优酷网上有。当晚我就把电影下载来看，次日再看小说。《房间》不长，两天看完，小说中的部分情节跟前不久在美国审判的“章莹颖案”相似，青年女子被一变态男人劫持强暴囚禁……看完小说后，我很想跟那位女士交流一下读后感，可惜没有留下她的联系方式。

地铁通勤一个月，我已经拍到十多个读书人的照片：阅读《意林》合订本的中学女生，捧着《雅思单词王》念念有词的大学生，一手拿着书本阅读另一只手拎着一大袋书的中年人……其中一张是我女儿的。那天我们一起等地铁，她拿出口袋书阅读，我从侧面拍了一张，她发现后瞪了我一眼，夺过手机一看，说是拍得不好，要删掉，不过最终没有删。

地铁里的随手拍，不讲究构图和用光，所以也谈不上艺术性，但每一张都是真实的记录。

嘉树

十分意外地，在家里一堆废弃物品中发现了一只旧搪瓷杯。看到杯底依稀可见的“等外品”三字，竟让我对它产生了亲切感。它曾经陪我度过了“上山下乡”的艰难岁月。

我年轻时，“等外品”是我家的常客。等外品，顾名思义就是等级之外的产品。那时候，工厂的产品都有等级，通常分为一等品、二等品、三等品。如果连三等品都够不上，那就是“等外品”了。等外品大多有些瑕疵，比如一只脸盆，该是蓝色的部位多了一点点白色，又比如一件汗衫，有一处污渍或漏丝等。等外品在外观上有明显缺陷，但这些缺陷并不影响使用，价钱却便宜了许多，于我们这种钱少的人，最是实惠。

当时市场上商品本来就不多，等外品自然更难买到了。那年，得知我要去农村插队落户，得添置一些日常用品，一位在供销社工作的亲戚告诉我，最近百货商店有一批等外品的搪瓷杯，如果要，可以帮我去买几只来。我不好意思多买，就请他买了一只。这是只纯白色的大号搪瓷杯子，还连着盖。它的疵点是手柄和盖子上搪瓷涂得不均匀，露出一点点铁的本色。

到了农村的第二天，我就去了修水库工地，吃住都在那边。我带上那只搪瓷杯，真是一杯多用：起床后用于刷牙，早饭时用它盛粥，中饭晚饭盛冬瓜汤，平时，则用它来盛开水。怕杯体和盖子“骨肉分离”，我找来一根麻线，一端系住杯盖，一端系在杯柄上。此后的十多年农村生活，这只杯子用场特别多。有了孩子后，多了一些摔摔碰碰，所以等到我考上大学离开农村

陈云

在我的老家，鄞州邱隘镇，人们都把游泳叫做“贯河”。

我是在家门口的邱隘河里学会贯河的。家门口河埠头对面是邱隘药店，河面不宽，仅够两条船相对而过。记忆中那时我还在读小学，男同学中，大多已学会贯河。暑假的某天下午，在范同学、蒋同学的怂恿下，我捧着木脚盆去学贯河。刚开始只能一手扶着木盆，一手作划水状，在河埠头旁边小心翼翼地来回游动。这样学了几天，总也离不开木盆，一旁的同学看得心急，趁我不备，把木盆拖往河中心，还故意往木盆内泼水。木盆不堪重负，渐渐失去浮力，没有了木盆的依靠，逼迫我手脚并用，尽力控制身体不沉下水去。就这样，呛进不少河水，却很快学会了贯河。

掌握了贯河的技巧之后，就感觉家门口那条河太小，水太浅。每当有打水机船开过，河埠头旁边的水底被水流搅动翻滚起来，泛起一团一团脏东西，有时还冒着气泡。于是，就和同学一起换到离家远一点的前桥头去贯河。

午后一觉睡醒，暑假作业在放假的头一周就已做完，家里几本小人书也早已翻烂，屋外骄阳似火，无处可玩，只能无聊地坐在冷幽幽的石门槛上，边乘凉，边听着隔壁人家安装在屋檐下的有线喇叭。喇叭里播送的是千篇一律的邱隘公社各生产队“双抢”进度：截至昨天，已收多少亩，占应收的百分之多少，已种多少亩，占应种的百分之多少……这些数据只有农民伯伯听得懂，我的心思只关注廊檐投影在水门汀上的位置。母亲才能去。虽然廊檐的阴影每天随天时长短有所变化，但我早已掌握了这个规律，投影位置移动到哪儿，就基本知道此刻的准确时间。一到三点钟，我迫不及待地扯上毛巾，裹进半块肥皂，直奔前桥头河埠头而去。

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电脑，更没有手机，长长的暑假，可选择的娱乐活动没有多少，而一天当中的贯河，则是最令人开心的好时光。前桥头的河面比家门口小河宽了许多，贯河的人也更多，四邻八舍的小伙伴都会聚于此。说是贯河，其实还有更多的乐趣，和小伙

时，它已有多处搪瓷脱落，可谓伤痕累累。

几十年生活变迁，物质条件越来越好。慢慢地，就想着买点二等品甚至一等品，货比货，到底不一样。比如同一双袜子，拿一等品和等外品一比较，单是手感就差别甚大！又如一等品的瓷碗，薄薄的坯胎，晶莹的釉质，敲一下，发出清脆悦耳的“叮当”声。再看那等外品，不但碗壁粗厚，釉色暗淡，连形状都不是正圆的呢！真是“一分铜钿一分货”啊！于是，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，我买东西，总是尽量选二等品、一等品，等外品不知不觉就被冷落了。

有一年，我在外地买了几罐茶叶，罐上标注着“特级绿茶”。我不爱喝茶，也不懂茶。这次想送给好朋友，心想要买好一点。一看是“特级”，就放心了，心里想它应该比二级更好些。买回家后，一内行人细看包装，就说那茶不会太好。他打开茶罐倒出茶叶，发现居然都是劣质货！我傻眼了——它不是“特级”吗？朋友笑着说，你没注意到啊，现在买到的所有商品是“特级”，谁家产品还标注“一等品”“二等品”或“等外品”呢？

我稍加留意发现，现在确实看不到等外品了，而“一等品”“二等品”也很是少见。这不上，两月前有人送我一箱桃子，箱子上明确标注着“特级奉化水蜜桃”，可是打开来一吃，完全不是奉化水蜜桃的味道，况且六月份，奉化水蜜桃还没成熟呢！

今天，这只伤痕累累的搪瓷杯出现在我面前，又引起了我对“等外品”的怀念。我倒并不是怀念那只配有“等外品”的贫穷岁月，而是呼唤连“等外品”也会明确标注的日子。

伙伴们聊天、打闹、竞游，或是从桥头上跳下来比谁的胆量大。有打水机船开过来时，我们贴在桥墩旁边，脚趾抠住石头缝隙，双手抓住桥墩凸出的石条，一边尖叫着，一边享受着机船开过的涌浪按摩。二三十米开外，是镇粮管所河埠头，那里经常装卸建筑用沙子，河底下铺了厚厚一层细沙，踩上去软绵绵的，特舒服。偶尔兴起，潜水抓一把沙子，扔向旁边的同学，相互间追逐玩耍，乐不可支。

前桥头其实有东西两个河埠头，西边靠近邱隘河中心的，用作洗菜洗碗，东边远离河中心的，则用作洗拖把、痰盂等。一次我见西边河埠头下水贯河的人太多，就想从东边河埠头下水。下水前，先捧了两把水泼在胸口，试试河水温度，感觉没问题，就猛地跳下水去。因用力过猛，一下子踩到河底，左脚突然一阵剧痛，不一会儿，水上竟漂起一小团红色液体。我赶紧上岸，发现左脚小趾鲜血直流。我心跳突然加快，用毛巾把脚一包，单腿跳着回家。清水冲洗，撒上红药水，裹紧纱布，藏着掖着，尽量不让父母知道。姐姐知道后告诉我，用牙膏涂抹伤口，也许会好得快些。我将信将疑，试了几次，居然有用，

一个多星期伤口就开始结痂了。这次意外换来的教训：到不熟悉水情的地方贯河，千万要小心，尤其是河埠头旁边，河底多是碎瓷片、废金属。伤愈后，再次贯河，尽量做到脚不踩到河底，以防万一。

读高中后，就很少去邱隘河里贯河了。那时高中还是两年制，高一暑假作业多，还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，还得听从父母的安排，去父亲单位做一个月的临时工，不要说贯河，有时连洗个冷水澡的条件都没有，只能像温酱油一样擦一下身子草草了事。

最后一次贯河，记得是1985年夏天，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。单位生活区的南边，有条不错的河，河面宽阔，河水清澈。那天忽然兴起，想去试试自己的水性有没有退化。可惜找不到同事作伴，独自游了半小时不到，便兴味索然，上岸擦身回宿舍。

那年冬天，双腿受劳致使重残，从此就再也享受不到贯河的乐趣了。

## 怀念等外品

## 贯河



出尘（摄影）



顾巍翔

## 我已亭亭，不忧不惧

杨小婧

夏日里，最赏心悦目的莫过于流连亭台楼阁间，面对一池碧荷，细品香茗，慢摇纸扇，任衣袂随风飘飞。看荷花那袅袅丰姿，脉脉幽香，穿过流光的罅隙，留下灿烂唯美的片刻。

荷花从淤泥里汲取营养，又经清水濯洗，蜕化升华，纯净如初。那翠绿如盖的圆叶，袅娜出水的花朵，都是历经冬春的蛰伏、蕴蓄力后迸发的生命奇迹。我们只看到她明艳的容颜，谁知晓她在漫长时空里的等待与努力？我们看到她迎风招展的纤美身姿，谁又看见她在暗夜中挣扎的忧伤？那圆润如珠、在花瓣上滚动的晶莹水滴，也许就是她来不及擦拭的泪水吧。

荷花因其曼妙的身姿、脆爽的莲蓬，历来受到人们喜爱。莲花、芙蓉、芙蕖、菡萏、净客、君子花、水宫仙子、缟帐……一个个别

名都是那么美好、清新、脱俗。作为一种特别优雅的水生植物，她被人们赋予了关于爱情、唯美和风骨的经典意象之一。

在汉乐府和南北朝民歌里，采莲诗的出现使得荷花的爱情意味更加清晰。最有名的可能就是《西洲曲》和《汉乐府·江南》中描绘男女采莲的欢愉场景了。《西洲曲》用谐音字“莲（怜）”来表达情动于中的女子含蓄羞涩的神态，“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。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如水。”《汉乐府·江南》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。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江南水乡明媚的荷莲风情，隐含着男女青年相互追逐嬉戏的鱼水欢愉之意味。

想起当年我们就读的那所中学旁边有九顷荷塘，盛夏荷叶茂盛时，常有情窦初开的少年三五相约，撑起竹排，误入荷塘深处，惊起鸥鹭无数。世上最美莫过于青春有爱情怀。

在我们的文学意象里，荷莲也可以具有文人风骨。周敦颐《爱莲说》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……莲，花之君子者也。”这里的荷莲与楚辞里的香草美人，可谓一脉相承。

荷花是美好的化身。但美有时候不一定带来善，相反可能诱发恶。柳永词《望海潮·东南形胜》里的“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”就是一池引发战争的荷莲。

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重湖叠巘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……”奉旨填词的柳永是当时的词界“网

轻一阵缓一阵在我周身弥漫开来，丝丝缕缕沁入我的肌肤。就这样舒坦、凉爽的呵护中，我进入了梦乡。现在想来，那轻拂通过的穿堂风就像一首诗，饱含浪漫和温馨，又像一篇散文，娓娓道来亲切自然。

我对于穿堂风的眷恋，还有更深一层的情结。那是我下乡插队那几年的夏日。炎炎夏日正是农村最

万之

窗外，骄阳似火赤日炎炎。整天宅在空调房里，虽避开了热魔肆虐，但久了就会产生一种压抑和轻轻的窒息感。忽然，我想到了穿堂风。那风轻一阵缓一阵，从裸露的身体上滑过，那是大自然的无形之手在呵护，在抚摩；那份凉快，那份舒坦，是空调怎么也营造不出来的。

我知道穿堂风还是幼时。那时我住在外婆家。那是一个高墙大院，住着6户人家。前面有一个大大的天井，天井里还有一口水井。中间是南北直通的堂前间，风就这样穿堂而过。夏日的黄昏，外婆给我洗完澡后，就会拿一把凳子把我安顿在堂前间的风口，让一阵又一阵凉风吹走身上的暑气。每次外婆

## 穿堂风

都要叮嘱我：把肚脐眼捂牢，穿堂风钻进肚脐眼会肚子疼。这是我最早对穿堂风的认识。

夏日的午后人比较疲乏，这时外婆就会在堂前间搁起一块门板，摊上一条席子让我睡觉。她坐在一旁，手摇一把大蒲扇，口中念叨着：“穿堂风，快快来，阿拉宝贝困熟类……”于是，从高墙上撞落又折返到堂前穿堂而过的微风，就